

咱们的网民，也真是细心——连霍高速昌义大桥垮塌，死10人，坠数车，当地的大报，第一时间发了报道。就是这篇报道，网民拿来一数，说全文1303个字，涉及事故本身只有寥寥169个字，占13%，那么其余的7段在讲什么呢？

剩下的1134字，全系表扬政府如何辛苦工作，光点18个领导的名，就用了600个字，而无一字提到伤亡人员的名字以及他们已经到现场的家属的悲痛……

这大概就是“反面文章正面做”的“辩证法”了，秉持这个“辩证法”的，并非三门峡市一家。就在不久前的光山事件中，凶犯持刀砍伤了一大批小学生，然而记者到“有关部门”特设的宣传机构去了解真相，却被答曰“正忙，没空”。忙什么呢？一忙搜集领导“高度重视，层层批示”的关心，二忙赶写当地人主动用摩托车送受伤孩子回家的动人事迹——“这要抓紧宣传，这才是好事新风呢”！

这种祸殃中的“领导重视”，这种灾难里的“好事新风”，其实也并非自今日起——20多年前的大兴安岭特大火灾，烧掉了百万平方公里的森林，却只有一家《中国青年报》称之为“血的教训”，揪住官僚主义的渎职罪不放。多数的媒体，发自第一现场的亲历记，多是高歌救火的英雄、领导的亲临以及百姓的“感激”。一场七分人祸的惊天大火，居然成了一曲“高耸入云的凯歌”，拿来“弘扬新风”。

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“典范”，也是一种“定势”、一个模板。今天的三门峡、光山之类，不过是依样葫芦而已。

据说中国人是最讲“辩证法”的，一是说要看“本质”，什么是“本质”呢？大桥垮塌，只是“表相”，“领导重视”，才是“本质”；校园无防卫、凶犯随意进，只是“表相”，几个开来摩托车的好心人，才是“生活的本质”，才说明那个地方的“主流”。

二是说要讲“转化”，坏事可以变好事，坏事必然变好事，所以还要借灾难来“树形象”，借死伤来表“亲民”，叫做把丧事当成喜事办。

这真是“辩证法”么？这只是某些官场的“哲学”而已，奇怪的是这种“哲学”，竟然会病人膏肓，屡见而不鲜。

我认识的这三位上海阿爸，最早握手的是游泳名将蒋承稷阿爸蒋自强，其次是女足“世界小姐”孙雯阿爸孙宗高，最后是排球好手汤淼阿爸汤和平。

1996年，蒋承稷成为中国男子游泳第一人。他创造了中国人和亚洲人奥运男子自由泳和蝶泳的最佳成绩。当时，为他拍了专题片《做有思想的泳者》。

蒋家在太仓路186号，是个石库门。住的是不大的亭子间，挂着一把剑的北墙上，有一道斜长的裂缝。屋内仅一桌一床一沙发就让人有点转不过来了，那张三人沙发是1.91米的蒋承稷回家的睡床。

新房子已分了，在田林东路，住的基本是奥运冠军。

儿子获得的奖牌证书被蒋爸爸捧到床上，一一展现。跑过不少运动员的家，父母都是孩子的资料收集者和档案整理人。7岁下泳池的蒋承稷，动因与不少之后成名的体育明星一样，皆是孩时体质羸弱，家长为了让他们强身健体。

蒋爸爸用自行车推着儿子去游泳，接送风雨无阻。一旦闯祸犯混，就会吃“生活”。对父子关系，蒋爸爸的一番话至今记着：小时候是牵着你走，长大了是看着你走。

认识蒋爸爸的第二年，结识了孙雯的阿爸孙宗高，某企业的负责人；是这三位上海阿爸中唯一发我名片的。1997年，孙家住浦东。采访在七月大热天，孙爸爸怕我们找不到，

炎明新村最美的一页自然史，要算是生长在村前村后的两株凤凰木了，他们是两把惊世骇俗的生命巨伞，高敞蔽日的植株，鲜绿的雨状复叶，浓密交错，层层迭生，炎夏走近他，通体舒畅，好一座超级凉亭！

凤凰木别名火焰树，顾名思义，不仅是生长在亚热带地区的高大落叶乔木，也是树木中开花开得最鲜艳奔放的。红，红如烈阳，橙红，美若夕照，开出的这两种花色，都能让人目不转睛。

凤凰花开五瓣，每一瓣看似一把小蒲扇，五瓣做圆锥形排列，形成一个红通通的蒲扇，又像红色的螺旋桨，风一吹，红色螺旋桨会呼呼转着，树上的蝉声也气笛般鸣唱不绝，从村前响彻村后，两架火红的树琴，为六月传唱骊歌？受命的工人再次举起巨斧，架起长梯，从村头一路杀向村尾，村前的凤凰木跟着—命呜呼，沿巷的油加利树则株株埋了个令人吐血的大光头，炎明新村，就这样失去了生命的花

童年的味觉记忆伴随人一生，那遥远的大家庭年夜饭让我一想起来就口舌生津，泪眼模糊。而为了一顿年夜饭置办的那些年货，做的那些准备，也成了我心底温暖的记忆。

我爸妈生了一八仙桌的子女，年卅那晚八仙桌上架圆台面，上面摆满了垂涎了一整年的美味佳肴，人、菜相映，满腾腾地宣告团圆饭开始。

准备年夜饭得推前一个多月，我们家浙江人，风干鳗鲞、酱肉、酱鸭都要预先做起来，鳗鱼要买东海青鳗，总是冰冻的，10斤左右，融化以后从背脊剖开，抹净污血，喷上高度数的白酒，洒上粗盐和花椒，安置在面盆里面腌制一个晚上。待第二天用竹竿撑开晾起来，那一帆微风似的鳗鲞悬挂在走廊，引来猫咪风动不已，小小的我就只好当上巡视警察，一声声稚嫩的大喝声中有一股身为高等动物的骄傲在里面。

酱肉和酱鸭做起来比较简单，那时没那么考究放白糖放料酒的，我只记得拷来几斤红酱油，把猪肉和鸭子浸入就行了，猪肉切成厚厚的条状，前腿后腿都没关系。几天后酱色上去，吊起来吹干。春节前，弄堂里很多人家窗口悬挂着这样的年货，有点显摆的味道，是在做广告呢。

海蜇头也是要预先准备好，因为摆放一段时间后会更加脆嫩。门槛精的人手一捏就知道二矾还是三矾的，颜色要黄中带白，硬硬的。如果早早地买到了宁蚰，就只有做醉蚰了，用鲜酱油、白糖和高粱酒浸起来，到时候撬开来摆盘。醉鸡糟鸡也是一两周前准备为最佳。操心的主妇提着篮子，鼻子像猎犬一样灵，千方百计要去觅得可以在年夜饭上向众家人行功论赏的美味佳肴。

紫铜暖锅中要放的岂止是三鲜，各家品种不一，蛋饺仿佛是必须的，我打小就

米的汤淼，汤爸爸腿上碰了不少乌青块，腰也伤了，膝盖也积了水。确诊为颈六椎爆裂性骨折伴完全性脊髓损伤的汤淼，从躺着到能坐轮椅，能电脑打字开微博，能拿笔画能用汤勺吃饭能独自滑动轮椅，能坚强和乐观地面对生活；汤爸爸的作用不言而喻。

慈善拍卖很成功，仅汤淼与画家彭鸣亮共同创作的油画《心中的守望》，由郎平助拍，以68万元成交。那晚九点多，汤爸爸赶到南山路，与我们喝今晚的第三场酒。为感谢帮助汤淼的

人，他频频干杯，一切尽在其中。周苏红劝他：爸爸，你不要喝了。同桌一对夫妻，太太在抢先生的酒杯，死活不让再喝。没人这样阻截汤爸爸的酒杯。我想，就是你要截，那也是截不住的。因为他是一个上海男人，一位上海阿爸。

红色螺旋桨的美丽

——老村子故事之二

桂文亚

比海地区，凤凰木的豆荚被用做打击乐器，称做“沙沙”，我想，应该指的是豆荚里那些有毒的种子吧？我不喜欢长得像蛇一样吊挂在树上的豆荚，我觉得它们长在这么美的树上很煞风景，不过，满地飘落的花瓣如诗如画，却让我流连忘返，甚至蹲得两腿发麻—屁股跌坐在地。

不幸的事发生了。台湾的台风危害真烈啊！某一年强台来袭，村后的凤凰木饱受摧残，七零八落的繁茂枝丫不但堵满巷道，连电线都缠落了。为了永绝后患，村干事决定完结凤凰木的余生，把它给锯了！过不久，新的台风又来报到，是未雨绸缪吗？受命的工人再次举起巨斧，架起长梯，从村头一路杀向村尾，村前的凤凰木跟着—命呜呼，沿巷的油加利树则株株埋了个令人吐血的大光头，炎明新村，就这样失去了生命的花



季。看着那一栋一栋被凸显得特别难看的房子，我不禁深深叹息了。

一个有气质的家，需要“书”与“画”的浸润，一个有质量的居住环境，需要大自然花草树木的拥抱，对于这个原应保有美丽的村子，该是悲？还是悯呢？

彼时我也曾换了身份，经常带着一个名唤“豆豆”的小男孩儿来村后的老榕树下溜跹。小男孩儿蹲在树下拔草，不时兴奋地把青草抛向坐在大石墩上的妈妈，夏天的草叶是多么精神啊！草叶降落伞似的轻轻落

在花布裙的山坡上，小男孩儿嘻嘻握着一株野草跑过来：“好吃的东西喔！”送到妈妈手里，他复向前跑去，跑了两步，回过头来慎重叮咛：“我很快就会回来喔！你不要哭！”他复制的是母亲每天出门上班前的口吻。

呜呜，呜呜，妈妈假意抹泪，做出不乐意的模样。那是夏天的午后，湛蓝的天空，丝缎般光滑，上面

领了此重大使命，在冰蛋中混入几个鲜鸡蛋，调好了肉酱，一一嵌入，制作成饺。器具是个旧的长柄铝饭勺，小心翼翼、惟恐失手，如此练就的童子功，恐怕就是我日后编校工作差错率很低的原因罢。

我爸爸家乡乌镇，做家乡豆腐圆子是他的保留节目，买来老豆腐搅碎，放入开洋香菇末和一些生粉，团成小团子进大油锅炸。爸爸主要负责指挥，弄得声势浩大，人声鼎沸，偷偷告诉大家一句，豆腐圆子味道真不怎么地。现在分析，原因是我爸爸不食猪肉，一点荤都不放，素豆腐捏一团，能和肉圆子一咬满嘴流油比吗？

慢慢慢，为了一顿年夜饭做这些准备还不够，吃年夜饭前还要祭祖。一对红蜡烛点燃，中间香炉燃三炷高香，爸爸叫我再点一炷香去晒台敬爷奶奶回来吃饭。这件事原先是孙爸做的，有一年爸爸分配给我，我跑到晒台，害羞地朝着空旷远方喊道：“耶耶酿酿”吃饭啦！年卅晚上的空气寒冷，星星已在天边闪烁，我对从来没见过的爷爷奶奶心生敬畏，喊后赶紧逃回饭桌旁。房间里一大家人站立着，神色都有些肃穆。爸爸带头向祭台三鞠躬，之后是妈妈，大哥大姐二姐……大家默不作声，看着无形的长辈在饭桌上享受着我们的孝心，我心下虽有嘀咕却也不敢说出来，手脚一动就有严厉的目光来制止。这样一刻钟左右吧，仪式结束，年夜饭才算正式开动。

几十年过去，如今在家吃年夜饭变成一种奢侈，那些传统仪式都快记不起来了，父母们，动些脑筋，快给孩子留些珍贵回忆吧。

十日谈

办年货

办年货也正在成为一种仪式，让人在忙碌的喜悦中感到年的到来。

守岁迎癸巳 癸巳新春联

吴家龙

值此癸巳蛇年新春来临之际，欣作“龙蛇”凤顶格春联一副，祝国富民强。

龙潜海里呈勋绩，蛇步山林奔小康。

清孔尚仁《甲午·元旦》韵

不居日月染霜鬓，守岁联欢竞废眠。春晚荧屏精彩秀，佳肴美酒自囊钱。烟花爆竹当空舞，金色桃符门户鲜。园圃腊梅迎雪笑，清晨电话拜蛇年。

题画

青桐

月下空鞍冷，泉旁嫩草稀。薄纱风淡淡，暗绿柳依依。人赋无题去，自书横笛归。似来前梦里，远树落星晖。



自得其乐 (中国画) 梁洪涛

堆满了朵朵绵云，白白的，软软的，小小的，看着看着，会让人溶化。

不多时，一个裸着上身的老人推着水果车来到另一株榕树下小憩（这村里一共有十一株榕树）褐色发皱的皮肤随意挂在身上，灰蓝色的裤子又松又垮，双眼半阖，似在神游。空气中飘浮着有汗意的草叶芳香，老人和一车鲜艳的瓜果，加上榕树随风飘散的长须，还有一个忙碌得像蜜蜂的小男孩儿，好一幅漂亮油画构图。

一会儿，邻人屋脊上飞来许多麻雀，全支起脚丫子跳方块舞。有诗云：“没有鸟雀巢居的房屋像未曾调味的肉。”毫无疑问，这老村子充满肉香。

只要是好天气，每日清晨五点左右，窗前至少有四五种不同的鸟声此起彼伏，有的啾啾声齐整，有的卷舌，声音仿佛打了两个滚；有的简单到只有一声“叽！”

岁末年初，六出飞花在大江南北飘飘摇摇地下个不停。我这不坐班的人也忍不住常常停敲键盘往窗外看去，希望路不结冰交通不堵，因为，上班的人还没回家。改完一门课的卷子，捧热茶暖暖冰凉的手指，也想有趣的事情暖暖心情。不消说得，古人在寒冬里最有趣也最雅的事情当推填九九消寒图，其中，我最喜欢梅花形的九九消寒图，那是画在白纸上的一枝梅花，每枝九朵，共八十一朵花，一朵

消寒迎春

郭梅

对应一天，每天填充一朵梅花，填完则九尽春来。记得小时候，外公画过这样的消寒图，还常常一大早支派我去画梅花。他说，我家囡囡是梅花盛开的时候生的，最应该去画梅花。可惜，外公的画技和书法，我一点都没继承下来。于是，便也特别喜欢和散童既擅吟咏又精于绘事的人，尤其是前辈先贤。比如杭州才女、海上女画家陈小翠就是我特别佩服的一个才女。她有一首散曲套数“南南吕·懒画眉”《夕佳亭消寒曲》，曲子云：“把柴门自掩，豪情自怜，一任他尘世浮云几变迁。俺可也幕梁燕间，看得沧桑贱。有几个冰鬓带露偏，有几个霞裾隔水颦，风吹下彩云片。”大气俊赏而又不失之于粗放，尤其“看得沧桑贱”一句让我击节称叹。

还有，比陈小翠年代略早的一位江南



女诗人俞庆曾曾是俞曲园的孙女，雅善诗词，她有一首《踏莎行·题九九消寒图》，窃以为可圈可点：小阁围炉，疏林暖酒。沉吟无语凭双袖。几番停笔费评量，今朝九九惊寒聚。梅影横斜，吟肩削瘦。一帘冷月和霜斗。漫言枯管不知春，渐看春色从今逗。

上片写围炉小饮，弱质畏寒，双手笼袖，构思新作。下片写冷月梅影中春的脚步渐行渐近，充满走出寒冬拥抱春天的渴盼和希冀。正如雪莱那著名的诗句：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